

宣永光◎著

放言录

——中国人的哲学智慧

线装书局



放言录

读罢此书有一种淋漓畅快的感觉。老宣的思维之刀法，仿佛庖丁精准绝妙，三下两下就将世相人性处的悲哀鄙陋，解析展现在你眼前。更令人叫绝的是，让读者在畅游「人间苦海」的同时，以另一种「捧腹」的灵动，深刻地品味世间万象。

男子有财有势，到处能受欢迎；女子有美色，也是如此。至于学问道德，也不过是附属品，有无均可。然而财势，是可以用人力谋求的；美色是天生长就的；可见女子生活一世，较比男子更难些！

——宣永光

有真道德，必生真胆量。凡怕天怕地怕人怕鬼的人，必是心中有鬼，必是品行不端。

——宣永光

操持国中大权，不在乎有什么高明的学识，只在乎能否“除恶”。所谓除恶者，只是“除恶税、除恶法、除恶人、除恶俗、除恶习”。这五恶若不能除，任何好的政策，也不过是谈资而已。

——宣永光

ISBN 978-7-80106-941-2



9 787801 069412 >

定价：32.00元

放言录

——中国人的哲学智慧

宣永光◎著

綫裝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放言录 / 宣永光著. —北京: 线装书局, 2009.4

ISBN 978-7-80106-941-2

I. 放… II. 宣… III. 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民国
IV. I26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61208 号

放言录

作 者 宣永光

责任编辑 杜 语 孙嘉镇

版式设计 门乃婷

出版发行 线装书局

地址: 北京市鼓楼西大街 41 号(100009)

电话: 010-64045283

网址: www.xzhb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延风印装厂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18.5

字 数 28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题 词

所发言论无不是全国同胞堕落之真病及实弊。

——滦县邓毓莲

老宣疯话，可称人类格言，社会警钟，医世针砭，照妖犀火。不佞每日读罢疯话后，不独郁结之气，顿觉舒畅，即乏味不开之食量，亦增白饭两碗。尝闻少陵诗可愈疟疾，陈琳檄能驱头风，美哉斯言，信不我欺。

——唐山顶寒

不慑当道之忌，不阿流俗之好。

——北平林东湖

每读快论，有如多年积痒为之一搔。

——滦县朱意防

句句切中时弊，段段纠正人心，对症下药，扎针见血。

——效忍斋主人

疯话好处在哪里？就在能为人泄忿。

——罗秉南

本来，人们说话，必须要有分际。领导民众的，要说空话说大话；攥挤门路的，要说好话说软话；为人师表的，要说废话；受人教训的，要说狂话；对于朋友，要说假话；对于尊亲，要说瞎话；事关利害，要说模棱话；事不干己，要说风凉话；这才是识时务的俊杰。老宣先生，舍此类有用的话不说，一定要说些实话与直话，又什么天理话良心话，自己受了人家的厌恶，还居然自喜地以为自己很会说话，由此看来，老宣先生，确也有些半疯儿。

——马镜澄

书斋有奇宝，长坐四维中；敢秉春秋笔，何殊夏禹功；所谈无一妄，（指《妄谈》一书）其话不曾疯；为问宣南客，伤心几辈同。

——万南溪

愤世如刘骂，变时似贾吞；针针皆见血，语语痛惊魂；泪洒斯民涕，文崇吾道尊；滔滔何处是，予欲噤无言。

——李遽庐

疯话一书，可称为治国治家治身之良剂。

——王锡满

举世皆浊，凡事无不令人发指，独一阅我公伟论，积年养疥，得之一搔，殊令人拍案称快。

——张熹光

参合新旧之说，不偏不倚，适得乎中。

——马倚衡

庸民觉世，能使民日迁善而不自知者，疯话一段庶几斯人。

——新城无名氏

盼望先生将来成一个有力的宣道者。

——烟台文评君

示全国以正路，不啻暮鼓晨钟。

——正定何子居

理有真诠，意无虚构，有益世道人心，洵为深切。

——马头沟马仁涛

我想老宣在说疯话那时，一定是咬着牙，瞪着眼，心里燃烧着，全身血管涨着，在那一刹那间就承认他是真疯也不为过。

——天君

俾闻足戒而言无罪，虽由笔妙，然亦悉从困心衡虑出，先生之志苦矣。

——廖葆尼

独具只眼，卓见卓识良知良能之血性语。

——李退厂

以舆论改良社会。

——涿鹿李仲颖

国病只要有魂即有救方，疯话是拘魂的大神咒。当道能采纳，则是大明咒。国民能奉行，则是无上咒。家庭能采为训，则是无等咒。

——广权

降邪说，济时乱，继六经之绝响，述孔孟之独唱。

——古渝李华仁

寸有所长尺有短，优劣本不分明，假作真时真作假，是非原可变更，考史经，三人言成虎，众口可铄金。马瞎人盲，且鹿可为马，犬可名羊，痴否无定衡。忆昔日纲常名教大伸，孰敢稍涉暴横，倘或一言犯忌讳，目为邪说横行，近百春，时殊而势异。伦理极贱轻，老宣虽痴，行确未痴，谁醉究谁醒。

——徐沟殷仲良

我们知道的老宣

乔福山

老宣，姓宣名永光。他生前怎么能想得到在他辞世三十多年后的90年代，《妄谈》、《疯话》、竞相重新编印了六七种版本？

曾被称为“中国现代史上的疯狂墨客”、“中国现代文坛的春秋魔笔”的老宣生平至今几乎无人知晓了。1993年出版的第一种重编本《妄谈·疯话》（今日中国出版社出版）的《导言》中说“我以为，凡是对中国文化发展作过贡献的人，我们是不应该忘记他们的。但说老实话，宣永光对我来说，确是陌生人。”“我读完了《妄谈·疯话》清样，说实在的，我被作者奇特的思维方式吸引了。”“他尽管对他所处的时代作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他的文章里尽管会有不少闪光的思想，而只能是旁流或支流了”，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观念束缚了他”。这是近些年来出版老宣著作的众多版本中惟一对老宣作出简略评价的。

沉寂了半个多世纪的《妄谈》、《疯话》在上个世纪90年代竟成为畅销书，这并非几家出版社炒作造成，而是由于两方面的原因：出版界进一步贯彻双百方针，在特定的时代被历史封塵的书籍像出土文物一样与读者见面了；社会的遽然遽变，引起沉渣泛起，老宣的作品因之穿过时空再次闪现光芒。老宣孤寂困厄的晚年是不幸的，但他身后还拥有如此众多的读者，还为他所关爱过的社会散发光热，他是幸运的。

当我看到《妄谈》、《疯话》的新版本，那潜藏在记忆中遥远逝去的日子蓦地显现出来，许多情景竟然十分清晰。当老宣在今日文化界完全是一位陌生人时，作为曾受业于他的学生，我有责任说出我所知道的老宣，让众多喜爱这两部书的读者多少知道一点这位作者的生平，这也是我对老宣师的感念和回报。

老宣曾自嘲说：“我原是一个滥竽充数的教书匠，只能用之乎者也A、B、C、D，欺骗年幼的学生。”我就曾是这些“年幼的学生”之一。北京解放前，老宣赋闲在家，我跟他学习一年多。那是1947年冬到1949年春，我在北京育英中学（现为

25 中学)读高中,跟老宣学习英汉对照《四书》。老宣住椿树胡同(现改名为柏树胡同),与坐落在灯市口的育英中学仅有一街之隔。我每周日上午到老宣家听课,记得每月束脩按两袋面粉折算。一起跟老宣学习的有同学马熙成,后考入清华大学建筑系,是梁思成先生的三大弟子之一。

老宣写于乙亥年(即1935年,时年49岁)的自述《老宣供词》中说:“不佞氏宣,名永光,今河北滦县城内南街人”,“原配本县龚氏”,“龚氏仅遗一女”,“继娶赵氏”。“至此时衰力竭之年,一旦失业,即有断炊之虞。不佞现居东城某巷,赁舍八间。”据自述算来,1948年他已62岁。我前几年曾走访过他的故居及街道委员会,故居已拆除,原址周围建起某单位的宿舍。一位当过居委会主任认识老宣的刘凤兰老人说:邻居都喊老宣为宣大爷,背后叫他偏头老。他每天早晨扫街扫一大片,是个老好人。老宣在大跃进年代病故的,他老伴赵氏在“文革”初期受冲击自缢了。老宣女儿宣振华在北京解放初期来京与父亲毗邻而居,没有儿女,80年代末病故了。这么说,老宣就没有后人可以寻访了。

老宣身材不高,头发稀疏,平时戴深度散光眼镜,四季都穿长袍,讲话略带乡音,论及时弊往往表现愤激之情。老宣说他夫人赵氏“是出于幽默”。在我印象中她是位有文化很文静的妇人,一只大白猫总伴随在她身边。老宣讲课时她坐在屋内一隅,不言不语,时而翻看书籍。我们每次上课都呼她师母,她总报以慈祥的微笑。老宣很少与外界交往,在每周日到他家上课的一年多里,只遇到过一位客人造访。这位客人身穿长袍,一副老学究打扮,他们寒暄之后,一直用英语交谈,给我留下“谈笑有鸿儒”的印象。

老宣讲授汉英《四书》采用当时市上有售的《华英对照四书》,上海国际出版社出版,译者是 James Legge。他的教学方法是课前要我们先看一遍课文,查出中英文生字。他先读一段原文,再读一段译文,一般段落都一读而过,遇到原文费解的词句就讲词的含义和段落核心思想。译文句子复杂一点的都讲句法,有的甚至作语法图解。我保存至今的那本《华英对照四书》中《孟子·万章》页还夹着一张老宣用铅笔写有中英文的宣纸,中文讲人伦与天伦的关系,英文是画出 subordinate(子句)与主句的文法图解。这可能是老宣留存至今的惟一亲笔字的原件了。此外,他讲到译文遇到“Kingdom”(国王)都让改为“Empire”(帝国)。我读90年代湖南出版社出版的《汉英四书》(刘重德、罗志野校注、James Legge译),发现这个新交注本亦将“Kingdom”改为“Empire”。老宣改换译文的词汇是出于对词意的确切理解,还是参照了其它译本不得而知,不管是哪种情况,从这一点看,他讲课是很认真的,绝非如他调侃的“欺骗年幼的学生”。

课后，他往往说些读书心得、人生品味或抨击时弊。他讲话中总感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有浓郁的怀旧情绪。有一天他讲起甲鱼如何保护同类而感叹人生。他说民间捉甲鱼是用叉子插，在河边放一块带有血腥的肉，甲鱼闻到就游过来，这时用叉子插，如果插不到就得挪地方，因为那只逃脱飞插的甲鱼总在周边看着，如果再有甲鱼游过来，就驱赶走。他有时还讲述笔记小说里记述的事。他说有书记载一只雌雁被擒后放在庭院中的笼子里，夜间一只雄雁飞来与之交颈而死。他讲到贪官污吏时很愤激，总骂“这些婊子养的”。他推荐我读些散文笔记，有《两般秋雨庵随笔》、《虞初新志》、《子不语》等。当他看《华北日报》副刊发现有我的新诗习作后，就推荐我看苏曼殊的《燕子龛遗诗》、《汉英三昧集》，这些书都是精装本，漆布面，内有铜版纸印的曼殊大师像。老宣很称赞苏曼殊用我国古体诗形式翻译拜伦、雪莱、彭斯的诗，但对苏曼殊有贬词和误解。他说苏曼殊是花和尚，因为他母亲是日本人，才有这么多人捧他。从老宣对苏曼殊的看法，可以得知他全不了解苏曼殊的反帝反封建活动和思想以及与当时进步文化界人士的交往。这是因为他长期从事教学工作及为报刊撰文，没有参加什么社会活动。他虽然收藏和阅读大量的中外的现代文史方面的著作，但他并不关注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在他的藏书中未见过有这方面的著作，甚至连这一时期代表作家的作品都没有，这难免让他的思想受到一定的局限。

老宣“赁舍八间”是一个小独门独院，北房三间作起居、写作、教书、会客用。南房三间全是藏书，西房两间一作厨房，另一堆放杂物。老宣为报刊供稿并结集出书的年代，稿酬是很丰厚的，就是拿部分稿费买那个小小的宅院也不成问题的。他生活简朴、没有任何不良嗜好，到近半百时还租赁房子住，想必是拿稿费换取了那满屋的图书了。作为生活起居的北屋，只有几件生活家居必须的家具，没有什么显眼的陈设，只有西墙挂着一幅画猫的国画。记得他题赠给我的那本《妄谈》的彩色封面上就有一个猫的图象，这可能与他们夫妇都爱猫有关。朝南临窗摆放着一张写字桌，还有几把椅子。桌上除书、笔、墨、纸、砚、外，有件醒目的小牙雕工艺品表现“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听”的三个连在一起的小猴子。靠着东墙有两个较大的书架，一个全摆放中外工具书，另一个堆放书稿。他的藏书都在南屋，屋的四周全是书架，摆放中外书籍，中间有几个长条桌，上面是碑帖、画册等。他当年在北京称得上是藏书家，东安市场旧书店是他惠顾最多的地方。他藏书侧重经史类，近代史料，英文书籍占有不少比重。他借我看过英国出版的关于太平天国与义和团的书籍。老宣说“有藏书之癖，若无读书之心；喜集碑帖，而无观摩之志”。在调侃中道出他一生中最钟爱的。已堆满了一书架。他的文章所以不乏闪光的犀利词句，这是由于他苦读中汲取了前人著作的智慧。1998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的《弦外之音——东方的感悟》封面介绍说，本书“收集了东方古代、近代、现代的一些著名的文学、艺术、哲学大师的精彩誓言、警句、妙语”。我阅读后发现这本书选登了老宣的“警句”配画有三十多页。遗憾的是由于编校者的疏忽在三十多页中把宣永光全错写成宣余光。如果老宣长寿，他对“忝利”“著名的文学、艺术、哲学大师”不知会作何感想？但他对盗用他的作品，又把他的大名一错再错，竟达三十处之多，他肯定会再“咬着牙、瞪着眼、心里燃烧着……”全书选登的六十多位古今东方作者中只有林语堂、梁实秋、钱钟书三位超过十页，老宣却独占鳌头。当然这只代表编绘者的选编尺度，但也因他的作品有不少光彩熠熠之处。我认为老宣不仅拥有众多的读者，而且有广泛的读者层。据记载，《疯话》、《妄谈》相继出版后曾一时京城轰动，出现洛阳纸贵的情况。有各地读者题词赞誉。虽然这些赞词的作者都是不见经传的，但从内容上看，显示出不同的读者层。

我这里还举出个实例来。2001年，北京大学中文系资深教授吴小如先生曾与我笔谈老宣。吴先生写道：读“谈宣永光先生一文（指拙文）感慨系之。世之遗贤、遗才多矣岂独老宣一人哉”“老宣活到80年代，总会有点转机的”。我在读小学时即读到《疯话》、《妄谈》；在解放前夕又重读，后来连书也不知去向了。90年代二书重版，我亦买到重读一遍，有些话仍未过时，且更切中时弊。他还写道：有的“序文却对其书评价仍有保留，我们对前人总是从严律之”而对今从“却一直为之讳”！“我不识老宣，然敬其人、其文。”这位文史界大家吴小如先生说对老宣“敬其人、其文”，我感慨万端。我为曾受业于老宣师感到荣幸，也为老宣师享有这份无形的慰藉。

我读大学后曾看望过老宣师。他们夫妇见到我很高兴。老宣说起文史馆曾考虑聘他为馆员，但是人说他同发表《疯话》的《实报》社长管翼贤有些瓜葛而未成。说到新中国的政绩时，他总是以赞赏的口吻。我离开时他送我到门口，表露出希望我常去看看他。这位离群索居的老人可能想从我这个新中国的大学生口中得知点新时代的信息。我曾想充当他与新社会沟通的信使，但是学校不久就掀起思想改造运动，我检查思想自然要挖到老宣对我的影响。随之日趋紧张的学术气氛和年复一年的政治运动，我也就再没有登过老宣的家门。不知哪年清理“毒草”时，也把老宣亲自用毛笔题签赠我的《妄谈》和分册的《疯话》一并处理了。

今天，被我遗忘近半个世纪的老宣师回到我的记忆中时，我为他那费尽几十年心血的书稿未能面世而惆怅，为他那节衣缩食四处寻访的万卷藏书散失而抱憾，我更为在他困厄孤寂的晚年未给过他一点慰藉而愧疚和懊悔！

2009年4月11日

老宣供词

自拙作《疯话》问世以来，承读者不弃，屡以不佞之真实姓名年龄籍贯及现状见问。不佞愈不答复，问者愈催促不已。几有法吏讯盗“若不从实招来，难免老爷生气”之势。不佞狡展无术，只好自将丑史，全盘托出于左：

不佞氏宣，名永光。今河北省滦县城内南街人。乳名和尚，学名金寿。民元十月投考陆军预备学校时，始改今名。朋辈屡以老宣呼之，因以为号。祖籍鲁之青州，迁于浙之余姚。明末，在浙之一支已传至八世。八世中有洞出公者，宦游北上，入籍滦州（今改县）。及不佞之身，已十一世矣，故不佞为绍兴师爷之后。先父字若眉，居名笃斋，人称笃斋先生。系廪贡生，候选州同，曾佐张腾蛟军门戎幕。以耽于理学，不合时尚，穷老授徒以终。先母氏吴，同籍滦州。生先长次两姊及不佞三人。不佞九龄入塾，受业于家庭专馆教员石杏村先生。前清光绪二十四年，入本县教会学校成美学馆，习英语与科学。二十七年，入北京汇文书院为“洋学生”。在校时，以读书为桎梏，以欺骗师长为能事，屡屡攀墙越屋私出游玩，永不与诸同学合群为伍。入礼拜堂即暗读小说，有时亦喃喃颂祷，假冒信徒。进自习室即滥写情书，兼习绘事，尤精于某种图画。幸天相“恶”人，不佞虽不务正，而各科除算术外，无不及格。算学虽为不佞所深恶痛绝，然以巧弄计谋之故，亦可勉强够分。三十二年冬，即步入社会与书本绝缘，且以父歿乏资，未能出洋“镀金”。彼时人才缺乏，事浮于人。不佞遂自命为先知先觉，目空一切，朝辞一职，夕即有人约聘。五年之中，所改职业至七种之多。仅以邮政一事而言，不佞若肯耐守至今，位置已可超出邮政务官以上。民国后，历充第一、第二陆军预备学校、汇文学校、民大、华大、朝大、北大、铁大、平大农学院等校之教员讲师，以历史地理英文三项，误人子弟。就中以A、B、C、D骗人之时最多。又滥竽于政军二界，为中下两级官佐。现年五九加四，身高四尺八寸，体重百十八磅，面黄瘦无发，状如鸦片烟鬼。天性刚愎顽劣，易喜易怒，贪食而无量，好色而无欲。三餐无肉则哭，半日无妻则

弗。元配本县龚氏，继娶北平赵氏，均旗籍人，此即不佞幼年好谈排满之果报也。不佞因罪孽深重，不自殒灭，祸延子嗣。龚氏仅遗一女，嫁已三年。去冬，赵氏流产一男，形体未全，即赴修文。今仍奉祀于某大医院中，可谓典型犹在。龚氏于民廿一，驾返瑶池，享年七七有二。生时暴烈善怒，不佞畏之如虎。赵氏系民廿二，迎娶过门。芳龄四八又四。天性刚猛多疑，不佞怕之如神。不佞奔驰南北东西二十余年。既未从事革命运动，又未为国为民谋求幸福。蹉跎至今，不但将祖产变作挥霍之资。至此时衰力竭之年，一旦失业，即有断炊之虑。不佞现居东城某巷，赁舍八间。日以吃饭睡觉浇花养鱼弄猫戏狗为事。每日食米饭二小碗，用菜二大盘，吸纸烟两盒，饮浓茶六壶。大便二次，小便二十余次。饭饱水足，即倒身一睡，日夜共睡十二小时。且好洁成癖，将大好光阴，多耗于洒扫盥浴刷牙濯足之间。虽有藏为之癖，苦无读书之心。喜集碑帖，而无观摩之志。近三年来，学校中若有校长，肯为保镳，不佞即“倒”执教鞭，对付些时，否则即勉强撰稿，售之报社，造谣惑世，骗取金钱。合计平津两处稿费，月入百元左右，足敷生活购书浪费与还债之需。决不为未来之少爷小姐，遗下分文资产。至愚夫妇养老之资，惟托诸于上帝老天爷而已。所供是实，再有问者，恕不答复。

写在后面的后面

老 宣

我一生的大毛病，就是模模糊糊。说话，语无伦次；作文，八倒七颠。并且我的笔迹，更是奇形怪状，写完简直连我自己也认不清楚！因此稿子一交到“手民”手里，他们就皱眉瞪眼，以致生出错中之错，误中之误；第二日登出报来，有时竟在一条之中，漏去数十个字之多。这次既要將我的东西，印成单行本，我只好再校改填补，并请我的朋友梁思孝，重校一遍，以辨鲁鱼而免读者生气。不过，老梁也是一位模糊先生，他校了之后，是否还有错谬，我不负责任！

至于管张二位，捧我不合事实之处，预先并未征求我同意，我誓死不能承认！要知香臭、好歹、邪正，上下是要由实际而断，不能强加硬改！譬如她们每月的必需品，虽经药房尊呼为“妇女之友”，名称是冠冕堂皇了，然而终不能代替摩登人士所戴的卫生口罩用！到底“妇女之友”还是月经带？心清似水吐气如虹的老宣，还是不学无术昏天黑地的疯子！

跳加官

我这本东西，十之八九是我的鄙见，十之一二是洋人的唾余。我原是来自田间的人，虽在学政军三界混了二十余年，只因幼不好学，长而懒惰，奔走衣食，更无暇读书。至于什么叫“文坛”“武坛”，我全不知道。什么为“前提”“后提”，我更不晓得。什么是“唯物论”“辩证法”，我更不了然。哲学、心理学、伦理学、理论学，我更不明白。“旧圈点”“新符号”，我更是模糊。那么，我说的话，当然语无伦次，作的文必定文白混淆！所以我这本东西，既以我的成分多，洋人的成分少，我只好用强奸包办的恶例，本着我自己的见解，笼统称之为妄谈！我这本东西的内容，在《图画世界》及《北洋画报》，断断续续地，登了七年之久。三四年前就为嗜痂的读者，请我合拢起来，印成单行本。那时我的脸皮还薄，屡屡不敢灾梨祸枣，现今又苟活几年，脸皮又厚了许多，又因失业甚久，穷极无聊，将已披露的，略加整理，印成书的样子，骗些钱花用！我所说的，颇有拗理悖情之处，也不过是“姑妄言之”，读者可姑妄阅之！认为讲经说法亦可；当作鸡鸣犬吠亦可！反正，论我这若存若亡的良心，我是对两性任何一方，决无恶意的。所以骂我也好，打我也好，抄我的家、灭我的门也好，任听尊便，我毫不抵抗！不过，若不将全部阅完，细加思考，就请“免开尊口，免动尊笔”。

我本想为我这本东西，请几位朋友题字，烦几位“社会之花”作序。可惜我的朋友，全不是圣人，又不是要人，且不是学者。他们的大名，既未见过经传，报上也未给他们作过起居注。纵然他们对我，有求必应，也不能提高我的价值，也不能替我辩护，说我的妄谈不妄。譬如一块烂铁镀上金，一团狗屎擦上粉，不但不能增光，且是作践材料。至于社会之花，我既穷而且丑，讲不起社交，更不肯拜倒旗袍之下，摇尾乞怜，而劳她们的玉手。所以序文与题字，只好由我一人，大包大揽，自拉自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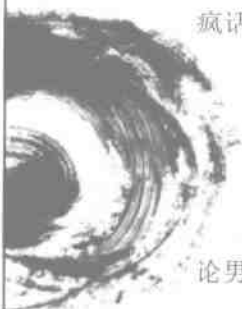
民国二十三年五月二十五日

滦县老宣自叙于北平东城之寄寓

老宣疯话

朋友问我：“你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说：“我对我自己，也是莫名其妙，不过我立了三十二个‘信条’，你看一遍，大概可以略知我是一个什么东西。不爱国，不卖国。不救民，不害民。不谈主义，不读学说。不结党派，不入系属。不拜圣人，不敬学者。不充信徒，不当走狗。不诵佛经，不守礼拜。不介革命，不讲文化。不听口号，不看标语。不喊打倒，不说拥护。不嫖娼妓，不交赌徒。不阅小说，不谈诗文。不言鬼怪，不迷科学。不求发财，不甘贫贱。不犯国法，不装好人。不愿好亏，不占便宜。不迷于古，不惑于今。不假冒轻财，不否认好色。不畅言国政，不勉随潮流。不厌恶妇女，不崇拜英雄。不挑拨愚民，不煽惑青年。不替‘苏俄’宣传，不受‘日本’驱使。不看中国电影，不穿外国衣服。不发违心之论，不道顺耳之言。不敢紧握屠刀，不忍多伤物命。不避欲加之罪，不畏暗箭明枪。不羨圣人之誉，不避混蛋之名。不存南北之见，不别门户亲疏。不对女人逞刚强，不为儿孙作牛马。不以教书为清高，不以作官为浑浊。不认无后为不孝，不信无名为可耻。不望将来升天堂，不怕死后入地狱。”

题词	001
我们知道的老宣	004
老宣供词	008
写在前面的后面	010
跳加官	011
疯话	012



论男女	001
论情爱	033
论婚姻家庭	039
论性爱	067
论社会	073
论官场	123
论人生	175
论文化	219

目

录

CONTENTS